

家庭相册

青春岁月



叔祖母岫云

申功晶 文/图

叔祖母岫云是祖父双胞胎弟弟的媳妇，我一直觉得“岫云”这个名字取得颇为雅致，不似梅、兰、竹、菊那般俗不可耐。叔祖母留着一头清爽的齐耳短发，衣着洁净大方，据说她是明朝开国元勋朱亮祖的后裔，可谓名门闺秀。

叔祖父过世后，儿女们都陆续成家搬出去住了，留下叔祖母和我们一家三口住大宅院，叔

母没有孙女，而我的亲祖母也早过世了，在外人眼中，我们俨然是一对亲祖孙。

每回我搀着叔祖母去菜场，她总会挑上一个大香瓜让我在一边啃着，然后自己和卖主们讨价还价，旁人看了总打趣道：老太太真有福气，孙女又可爱又听话。

放暑假的每天上午，我在客厅做功课，她则戴着老花镜半躺

在竹榻上读报纸或趴在方桌上给外地的子女写信。午饭后，她打开收音机，从橱柜里取出瓜子、话梅、花生等，一边津津有味地听评弹《玉蜻蜓》，一边饶有兴致地看我吃东西。

刚上小学一年级的一天下午，我提早回到家中趴在方桌上一声不吭，叔祖母瞧着不对劲，关切地问出了什么事，我摇摇头。“哎哟，你的裤子怎么湿了，是不

是掉水里了？”我涨红了脸，她看着我扭捏的神情，心里清楚了：“你这孩子，这样捂着是要冻出毛病的，来，把裤子脱下，奶奶帮你洗。”看我执意不肯，她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不告诉你妈，洗完晾干后你再换上，没人知道。”然后，麻利地帮我换下了尿湿的裤子，看着她用长满冻疮的手在冰冷的水里搓洗着我的裤子，恍惚间觉得她就是我的亲祖母。

叔祖母八十五岁上，身子骨还硬朗得很，耳不聋眼不花，思路清晰。每次计算水、电费又快又准、分毫不差。旁人向她讨教养生之道，她回答：“我心态好，凡事想得开，不计较，子女们也都孝顺。”她的孩子们大多都是医生、老师、教授，每月都补贴她生活费，她总是一笔一笔仔仔细细记在账本上，从不乱花：“他们孝敬我，我心里熨帖，这钱我不乱花，以后还给孙子们。”小女儿下岗，叔祖母经常接济补助她。

叔祖母啥都好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唠叨，每次提及往事便犹如打开水闸，滔滔不绝。我听得不耐烦时就用两个棉球塞进耳朵，这时，她就知道趣得走开。有一次，她自言自语地对院子里养的大白鹅说道：“你听话，别走来走去，到处拉屎。”听得我一口水喷将出来。

叔祖母九十高龄乘鹤西去，算得上喜丧了。可当她去世的消息传来，我鼻子酸酸的，热泪情不自禁夺眶而出，往事如放电影一般历历在目。虽然我和她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可那份浓浓的情谊却令我终身难忘。



陪伴

颜巧霞 文/图

去师范报到的第一天，被生活老师分配在101宿舍。爸帮我把皮箱和领来的被褥放到床上，叮嘱了我几句，就急匆匆走了。没舍得走的家长，热热闹闹地帮孩子铺床叠被。我一个人静静地整理床单，对铺的她也是一人。我望过去，她回我微微一笑，说她爸妈也都回了，着急回去摘棉花。像是一场热闹舞会上两个孤单人的相遇，我和她从彼此的眼里看到了温暖。

她说她是姐，其实我们同岁，她只大我几个月。在家她是老小，上有哥哥四个都已结婚，剩下的她是爸妈心尖上的宝。

她真有姐姐的范儿。每个早晨她先起，然后轻声地唤我起床去吃饭，把大块的红烧瘦肉摊我碗里。打开水，她抢着拎两瓶，让我拎一个……我越来越依赖她。

她像块朴素的玉，第一眼并不漂亮，但是越看越觉得美丽温婉。同学军仁常在她座位前后晃荡。军仁上进努力，是学校的男工部长，长得星眉朗目，吹得好箫。我却莫名地讨厌他，看到他一脸笑意来她身边，我就发挥伶牙俐齿的本色，让他下不了台。军仁最后向我讨饶：“你能不能不这样厉害？”我说：“受不了，你能走多远就走多远！”她看着我们唇枪舌剑，在一旁微微地笑着。

我发现军仁常常趁我不在的时候来跟她说话，而她跟他似乎说得很融洽。我的心情变得异样，像本来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了小雨。她来询问我，我就朝她发脾气，故意不理她。

我的眼睛疼，瞒着她一个人去医院。医生说，先吃药看看，不见效的话过两天再检查。

几天过后，眼睛一点没有好转，反而更红更疼了。这一次，她坚决要陪着我一起去医院。医生说我的眼睛结膜炎很严重，眼睛里要打上一针。我心里惊惶，想要逃走。

她不说话，只是抓着我的手，让我躺上床去，医生把机器拖过来，打开炫目的灯光……最后，我的眼被一块纱布封起来，她蹲下身帮我穿鞋，扶我走路，像我的另一双眼。

毕业十多年，我和她都有了所爱的人，各安天涯。在一些难过或幸福的瞬间我总会想念她，给她拨电话。她在那边依旧柔柔地笑着，一如以前。

图片故事

亲情悠悠

钟庆作 文/图

到火车站送侄女小雨上大学，看着家里为她准备的大小行李，我不禁想起了那年我上学的情形。再简单不过的行装，唯独临行前二嫂赶送过来的一件毛衣温暖我至今。

那是1985年，高考后我被录取到江西的一所学校。去县中拿到录取通知书，一半是高兴，一半是忧愁，高兴的是从此可以跳出农门，忧愁的是家里拿不出更多的钱帮我置办行装，怕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。

从县城回到家里，父亲看了看通知书，没有说一句话。他本就是沉默寡言的人，自从提前退休在家，高度近视的他每天与收音机做伴。大哥对我说好好学习吧，熬过两年出来工作就好了。

夜晚，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，想想家中的境况和自己的前程，不禁潸然泪下，要是母亲在



世该有多好啊！

我家在农村，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。母亲从我懂事时起就一直体弱多病，但她用瘦弱的身躯撑起了我们的家，即便在那个吃不饱饭的年代也坚持不让我们辍学。我十三岁那年的冬天寒冷无比，那年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。当时我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，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料理完母亲的后事，一家五个男人相望无语，黯然神伤。父亲锁好家门，我回头望了望生活了十几年的小山村，一股离愁涌上心头，跟父亲去了

他镇上的单位。大哥、二哥继续完成他们的学业，小弟弟才六岁，暂时跟了山里的舅舅。

父亲为了让二哥顶替他参加工作，便提前退休在家。我在县城上高中时二哥就经常接济我，为了上学行头的事，我准备找镇上的二哥商量商量。二哥很是为我高兴。他问我上学要准备些什么东西，我说也没什么准备的，就是些日常用品吧。其实我内心特别想要一件毛衣。

从小学到高中我都没有穿过过毛衣，上小学时为了御寒只有穿卫生衣或者是到处露出棉絮的旧棉袄。上了中学特别是上了高中，怕同学笑话，我宁愿穿单衣也不愿穿旧棉袄。看见县城同学穿的毛衣好看又保暖，羡慕得不行。可父亲每月寄来的十五元生活费，除去买饭菜票后所剩无几。

二哥说：“日常用品你就别担心了，我会准备好，再去添置两套衣服。”我欲言又止，想想二哥工资也不高，冬天还要结婚了，能替我做这些已经很不错了。看来毛衣是没指望了，我悵

然若失地回家。

好不容易熬到开学的日子。那天天还没亮，二哥帮我提着简单的行李，我怀里揣着父亲给我报到的钱和复杂的心情，两人一路无语走向镇里唯一的汽车站。

二哥和我上了车，帮我安置好行李，我对二哥说回去吧，我到了学校会写信回家。二哥下车等汽车开动，驾驶员刚发动汽车，就听见有人在后面急匆匆地喊着二哥的名字，原来是“准二嫂”，她双眼通红，从车窗递给我一个布包，叮嘱我说在外面要好好读书，家里的事就不要多想了。

汽车开动，把二哥二嫂渐渐地抛在了身后。我打开二嫂给我的布包，里面是一件崭新的毛衣，黑色、高领、那时流行的图案，正是我想要的。我回过回头，早已看不见二哥二嫂，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。

后来收到二哥的回信说，二嫂得知南昌冬天寒冷，我从没有穿过过毛衣，便两天两夜亲手织了一件新毛衣，这件毛衣花了二嫂大半个多月的工资。

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

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

求。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本版热线电话：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